



《变动的城市》
[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倪凯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汤因比城市史研究的现实关怀

□倪凯

汤因比是一位有强烈的现实与人文关怀的历史学者,这种关怀一直贯穿于他的史学研究事业中。《变动的城市》关注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人类的生存问题。

在《变动的城市》中,汤因比对现代城市的无限制扩张有着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在他儿时就已经显现出来。汤因比描述了童年中关于克鲁克香克的蚀刻板画与生活所在地变迁的记忆。克鲁克香克的蚀刻板画向我们展示了18、19世纪之交伦敦城市环境的破坏性变迁。贝莉女士的口述记忆以及汤因比的自身经历,见证了汤因比居住的韦斯特伯恩地区长满野花的河谷演变为火车运行的轨道,绿草茵茵变得空寂寥然的情景。

汤因比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深表忧虑,认为人类创造了两种悲剧:

第一种悲剧是人类允许自己成为人造环境的牺牲品,这种人造的环境是人类运用卓越的技术创造的。

第二种悲剧是,如果个体在自身的堕落中更好地将其预见性付诸实践而不是等待,人类至少可以从一系列可怕的自虐行为中实现自救,但人类实际上选择了等待。在汤因比看来,城市带给人类的不仅有物质环境的变化以及环境污染,还有物质环境变化带来的精神困局。

这两个记忆片段体现了工业文明以及城市扩张对人类生活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这也揭示出汤因比向往回到过去那种恬静小城市的生活。在汤因比看来,地球表面日益增长的城市,在今天已经成为交织的人类命运之网的主线之一。城市化进程与科技发展进程紧密相联,城市的命运也紧密地受到更加多变的政治和战争的重大影响,城市的历史已经成为人类全部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汤因比认为当今世界的城市化在事实上是一个机械化的过程,然而“机械”在为人类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实际上还暗含着相反的意思,它指的并不是生命对于物质的胜利而是物质对于生命的征服。尽管机器被设计成人类的奴隶,但是人类同样可能成为机器的奴隶。灾难的危险就隐藏在成为人类关系机械化载体的模仿能力的运用过程之中,而且当模仿能力在一个动态社会中被使用的时候,它的危险性很显然要大于在停滞社会使用的时候。

机械的模仿是导致人类自决失败的原因之一,而自决能力的丧失则意味着文明的衰落。汤因比在《城市的命运》中写道:“较之于人与技术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人类最凄美的败笔,技术已经成为人类最华丽的胜利,城市的机械化膨胀在可预知的未来将会成为悬在我们头上的威胁。”因而我们应该谨慎地对

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人类世界进入超大规模城市、大都市群的时代,在此背景之下,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提出“变动的城市”理念,著作《变动的城市》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引进出版,以历史的眼光关注城市形成、发展、演变、爆炸性扩张。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世界逐渐进入超大规模城市、大都市群发展的时代。这种激进的发展之下,却产生了发达国家城市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失衡、城市中破败与混乱的贫民窟等问题。汤因比在退休后的环球旅行中目睹了上述情形,再加上受建筑规划学家康斯坦丁·道萨迪亚斯影响,他接触到城市规划、人居环境等领域的新兴研究,因而把城市作为对象,尝试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观察城市历史。

待城市化,警惕过度依赖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威胁。

机械化城市的飞速扩张已经使人与城市的关系发生异化。机械化城市早已经没有机会接触真正的乡村,它充斥着恼人的喧闹、肮脏以及一切最糟糕的事情;机械化城市是无心灵的,因为没有心灵,所以是无爱的。加工制造过程中的机械化程度越高,它所给予人们的满足感就会越空洞。城市与市民的关系已经发生颠倒,过去市民对城市的普遍感情是认为城市充满荣耀且令人爱恋。然而,当今机械化城市的市民正在疏离他们所在的城市,因而汤因比在文中指出:每一个在机械化城市挣钱的人,在其所能做到的情况下,都将钱用来尽可能远、尽可能频繁地逃离这一炼狱,尽管这一炼狱是他们财富的来源。

汤因比在主观上非常向往过去小城安逸的生活,在客观上不得不面对城市化的现实,因而在脑海中“过去”与“现在”有着明显的差异。在汤因比看来传统城市是静态的,而近代的机械化城市处于一种动态中。这种过去与现在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城市的外观上,更表现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与思维习惯上。就外观而言传统城市一般是有城墙环绕的小城,而近代机械化城市则突破了城墙的束缚。传统的城市委身于城墙的保护之下,防止被重新融入乡村,近代的机械化城市则用城墙将公园以及绿化带与城市的建筑密林隔绝开来,以为人们创造自然的空间。城墙功能的反转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显著的物质性变化,当今机械化城市早已经没有机会接触真正的乡村,处于大都市建筑密林中的人们,再也无法体会农村的乡土带给耶利哥居民的那种亲切感了。汤因比指出在城市环境中,不同收入水平、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体质的人生活在一起,与生活在乡村相比会产生更多的心理影响。城市的生活与农村相比会更加紧张,神经会绷得更紧。如果在城市中都会如此,那么在大都市带将会更加紧张;在未来的世界城市增长的压力很可能导致灾难,除非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以预防并且避免这一灾难。当人类必须居住在自己建造的数不清的街道与建筑之中时,怎样回归人性化的生活,成为大都市解决自身安全问题的首要方式。

汤因比看到了近代机械化城市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贫民窟乱象等。对现实的忧虑使得汤因比转向未来的世界城市的构建。汤因比认为未来的世界城市将会成为扩及全球的形态,在体量庞大的大都市中寻找自由,必须由物质世界内在的地转向心灵以及终极的精神存在,这种终极的存在不仅是宇宙的创造者以及维护者,还是人类内在心灵的栖息之地。



新书秀场

《最长的一分钟》

[美]贾森·雷诺兹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部诗体小说的主人公是住在美国黑人区的15岁黑人男孩威廉。他3岁丧父,从小和妈妈、哥哥相依为命。不幸的是,这一天,他19岁的哥哥被人枪杀街头。噩耗传来,母亲痛不欲生,威廉也辗转难眠,在他们的世界里,世世代代都传承着三个规矩:不许哭、不许告密、必须复仇。于是第二天一早,他踏进电梯,准备踏上复仇之路,自此,电梯每下一层,都会“走”上来一个让他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然而复仇就能化解他心头的愤怒吗?

《新冠时代的我们》

[意]保罗·乔尔达诺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意大利作家保罗·乔尔达诺在这本“新冠日记”中,从物理学、数学、文学、社会学等角度,用一个个关键词对疫情的起因、发展、现状、走向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做出了忠实的记录,独特的解读和分析。关于“快与慢”“个人与集体”“乐观与悲观”“理智与偏见”等思辨的话题也在这本书中频频出现,发人深省。从新冠出发,但不局限于新冠。乔尔达诺把新冠置于历史大背景,探讨历史长河中大流行病对人类的影响,促使人类以史为鉴,躬身自省。

《只有你听到》

[日]乙一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日本推理小说家乙一泾渭分明的创作风格,给中国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黑乙一”具有恐怖、悬疑、惊悚的特色,“白乙一”则温柔、纤美、伤痛中带有暖意。这部短篇小说集属于“白乙一”系列,关于“孤独与爱”、《花之歌》《谎言女友》《伤》《只有你听到》《骑士内裤君》五部短篇交织着哀伤、温情、恐怖、青春、邪恶。

《男孩、鼯鼠、狐狸和马》

[英]查理·麦克西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部绘本讲述了关于友谊、关于爱的故事。一个孤单的男孩遇见了一只刚刚钻出地面的鼯鼠,于是他们结伴在荒野里探险。荒野就像是生活的隐喻,偶尔令人恐惧,但很美丽。旅途中,他们先遇到了狐狸,后来又遇到了马。四个朋友从春天踏上旅途,彼此依靠着向前走。男孩爱问问题,鼯鼠贪吃蛋糕,狐狸沉默寡言又很警觉,马是一位成熟的绅士。他们各不相同,有着各自的优点和弱点,但他们却欣赏、珍重着彼此。“每个人都能从他们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他们是我们每一个人。”

中外电影通用的“世界标准”

□韩浩月

《周游电影》是双语作家、影评人周黎明的一本影评集。他的电视发声平台,是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中央六台)。每每在这个平台看到他的节目播出,总有老友相见的感觉。周黎明身上具有老派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但出于电视表达的需求,他也时常活用活泼多元的形式,来传递信息与观点。

看多了周黎明的节目之后,产生一个想法:知识分子应该多上电视,尤其是频繁接触流行文化、对世界思潮有独到见解的人,更要多通过电视与观众见面。画面和文字不一样,画面有时候更能激发一个人的表达欲,这种表达欲,可以更快地将立场送达受众内心。

电影评多了,积累下诸多的内容,出版成书,便是水到渠成。《周游电影》作为同名电视评论节目的影评集,将周黎明在电视上的影像,逐字地分解下来,印刷到了纸张上。通过纸张上的阅读,自然又能联想到电视画面上的影片花絮与主讲人的言词与表情,于是书就拥有了一种“互动”的功用——影像与文字的杂糅,编织出一个更为复杂又迷人的电影空间。

周黎明是好莱坞电影专家,他对美国电影太熟悉了,堪称“好莱坞电影的百科全书”。在《周游电影》的多半篇幅当中,他都在讲述、盘点、分析好莱坞,从影星的绰号、拍片之余的副业,到演员的表演技巧,还有商业大片的文化诉求等,他都能用朴素的语言,给出既通俗易懂又一针见血的观点。

通读《周游电影》,发现周黎明有两个侧重点,一是倾向于解读好莱坞超级英雄片,《黑豹》《毒液》《惊奇队长》《神奇女侠》《海王》

等作品,在他的视野当中占据了不少空间;二是喜欢发掘内幕——包括奥斯卡评选的秘密,好莱坞“小鲜肉”的八卦,斯皮尔伯格、诺兰等电影老炮儿的故事等。这两个侧重点,显示出周黎明在评价电影时,是从大众流行文化的层面切入的,他不只是在谈电影,也是在谈流行,谈文化精神,谈肉体凡胎与电影艺术发生化学反应之后产生的壮丽景象。

在评价国产电影时,周黎明是温和的,关爱之情溢于笔端。一直以来,他坚持用世界电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电影的创作,这弥补了评价中外电影需要使用两个“评价体系”所造成的分裂感。中国电影近年来在本土拥有了巨大的成功,票房、口碑、新的主流价值观实现了较高程度的统一。按照“本土的即是世界的”这个逻辑,国产片在国内站稳脚跟,在市场上将进口片打败之后,便拥有了向外输出的本能与责任,而想要实现向外输出作品,就必须得在同一个“世界标准”的评价体系下去竞争。

这个“世界标准”并非“好莱坞标准”,而是包含所有国家在内的“世界标准”。当然有人会认为电影的“世界标准”是模糊的,但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其清晰起来,那就是无论资方、制作方、创作群体还是观众,都要对好电影有最起码的尊重。对好电影尊重——这就是最简单的“世界标准。”

《周游电影》这本影评集,包括周黎明此前出版的20余种电影著作,其实都是在为推动中国电影融入世界,发出自己属于个体的声音,以他力所能及的力量,来扯平畸高或畸低的评价体系,用一个折衷但却不平庸的标准,让中外电影可以在某个具体的点与线上,产生更好的交流与融通。

2020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4亿,成为全球票房冠军。在全球十部高票房电影排行榜中,有四部是中国电影。这个成绩的取得,固然与中国疫情控制得比较好有关,但确实也显示出中国电影在市场与创作层面上,迎来了一个不可错过的时代机会。这个机会的形成轨迹,其实可以在《周游电影》里得到发现,作为这本书的作者,周黎明以洞察性的通透眼光,向他的观众与读者,诚实地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